

評 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 Unity, Diversity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5. xiii+208pp.

胡川安*

羅馬史家與考古學家經常定義與給予我們羅馬史的新知識，考古學家與古代史家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之中利用「羅馬化」(Romanization)解釋羅馬文化的傳播。興起於上個世紀九〇年代的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在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界引起很大的迴響，學者們分別從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來討論全球化的現象。《全球化視野下的羅馬文化——統一性、差異性與帝國》(*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 Unity, Diversity and Empire*)這本書討論羅馬化的理論作為一個概念，其背後所依賴的假設，並採用全球化理論重新思考羅馬化。作者李察·興利(Richard Hingley)首先在導論中指出，全球化理論有助於羅馬史解釋的原因有以下兩個面向：其一，至少在公元一世紀前期，羅馬人由於帝國的擴張，形塑了一個跨越不同文化與地區的大帝國，對於自身的文化產生新的理解，羅馬人本身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全球性的帝國(Global Empire)；其二，古今之間的差異是互動性的，當今世界在設計與架構上有很多層面來自於殖民史的影響，而西方的殖民政權、

* McGill University 東亞系博士班研究生

文化與學術界，自身的投射往往是來自於羅馬帝國，羅馬化的解釋本身就帶有殖民霸權的思考(參見下文第二章的摘要)，全球化理論對於全面普及性(unity)與地方特殊性(diversity)、全球文化認同與地方文化認同的思考，透過比較古代世界性帝國與現代世界的差異，將可以幫助我們去殖民化的理解羅馬史。

在結構上，本書共分為六章，除了導論和結論外，第二章為〈變化中的羅馬認同與社會變化的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Roman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第三章〈羅馬帝國主義與文化〉(Roman imperialism and culture)，第四章〈菁英文化的物質成份〉(The material elements of elite culture)，第五章〈片斷化的認同〉(Fragmenting identities)。本書的時間斷限為公元前一世紀晚期到公元後第一世紀，這段時間也是羅馬帝國擴張速度最快的時期；研究的空間範圍則以當時的羅馬帝國西部，亦即不列顛、高盧和義大利半島為主。由於本書是方法論與學術史的探討，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列舉的案例，幾乎都援引自二手資料和研究論著。

在第二章，作者討論當代學界羅馬化理論最早的起源，來自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他於 1856 年完成的《羅馬史》(*Römische Geschichte*)解釋為什麼在義大利半島上，與羅馬為鄰的部落或國家願意放棄他們的自主性與文化而加入羅馬帝國。由於當時的德國處於國家整合的階段，義大利各小邦放棄他們的文化認同而加入羅馬帝國，和孟森對於德國統一的盼望是互為表裡的。孟森指出，當義大利半島上的獨立小邦被羅馬人征服或主動加入羅馬帝國後，他們也放棄了原有的文化傳統，彼此之間的差異性逐漸消失，融入羅馬文化之中。

孟森的作品在1886年譯為英文，對當時英國古典學界造成很大的影響。李察·興利指出，哈維斐德(Francis Haverfield)在1905年出版的《羅馬不列顛的羅馬化》(*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一書，體現了整個時代的氛圍，即帝國主義和英國認同之間的關係(Englishness)。從十九世

紀末以至二十世紀，羅馬化在羅馬歷史學與考古學中扮演著主流論述的角色，當時研究羅馬歷史的學者透過研究羅馬歷史，同時也反映和合理化了英國的對外擴張。在這一時期，從政治宣傳、小說、新聞以至於學術界，有一股很明顯的潮流將羅馬帝國比擬成當時的英國，羅馬帝國對不列顛的影響，帶給不列顛群島文明、幸福，就如同英國的海外殖民，將文明傳播給世界。

羅馬化被定義成整體性與一致性的形象，羅馬文化內在優越且進步於周邊族群的文化。早期孟森和哈維斐德關於羅馬化的解釋反映現代性的進步史觀，這種「進步」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種漸進式、由上到下、從帝國中心到邊緣的傳播。這樣的取向到了 1970 年之後才有所改變，當時的羅馬史研究者強調「本土化」的取向(native approach)；「本土化」的取向與理論在英國發展得最為完整，可能是因為英國本身的殖民歷史與後殖民論述的興起。在這個取向下，羅馬帝國的文化僅提供工具、模式，讓地方的族群自行的羅馬化。「本土化」的取向比起早期的思考，更強調當地人群的主體性與自主性。

在本書第三章，作者認為過去研究羅馬文化只談羅馬菁英文化，不談下層文化，也不討論地方觀點，無法涵蓋羅馬帝國文化的所有層面。作者嘗試從不同的層面理解羅馬帝國主義，尋找更為全面的文化要素，例如公民權的授予，將不同地區的菁英整合進帝國，他們接觸古典教育，學習拉丁文，作為彼此之間溝通的基礎。作者援用吳爾孚(Greg Woolf)的觀點更加深入的討論這個問題，*humanitas* 這個至少在公元後一世紀就形成的觀念，是羅馬人用來形容自己的文化，其實它的含義就是文明，是存在於啟蒙與開化菁英彼此之間的概念，它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隨著時間產生變化，並且加入新的成份，而且它沒有取代各個地區原本的認同與文化，羅馬文化是帝國彼此之間的文化，但在不同的地區與當地文化形成不同的混合，所以當我們研究

羅馬帝國的不同地方，就會發現帝國文化與不同地方文化的交融。

第四章延續第三章的論述，作者進一步從物質與考古層面來理解羅馬帝國主義。作者認為物質文化形塑了生活空間，同時也表達人們的認同與文化；衣服、雕塑、建築物、紀念碑和空間呈現都是羅馬帝國文化的體現。**Toga** 是羅馬人在公共生活當中重要的服飾，哪些人可以穿、哪些人不具備資格穿，在政治與文化上都有象徵意含。城市空間是羅馬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帝國的擴張，城市以及聯繫的道路都是控制的一部分；城市的內部空間，包括紀念碑、雕像、劇場、澡堂，在不同的省份，伴隨著相異的文化與地區條件，形塑不同的城市文化。以英國的 **Verulamium** 為例，從考古學上來說，羅馬建築鑲嵌在原來的城市地景中，羅馬建築成為當地居民展現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文化展現出對於羅馬文化程度不同的吸收，只有當我們從地方的角度觀察時，才能知道是羅馬文化影響了地方文化，抑或是地方文化以自身的文化邏輯與需要吸收了羅馬文化。

在第五章，作者從方法論上指出了不同的階層與地區在接受羅馬文化與認同的實例，說明不同的地方社會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羅馬文化，整個帝國的文化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以往對於羅馬文化認同的研究，大部分都只利用上層階級書寫的材料。作者指出：從目前在邊塞遺址出土的草紙或木牘，可以讓我們理解當時士兵的識字水平，進而瞭解他們接受羅馬文化的程度；商人階層來往於各地之間，互通有無，在出土文獻中也出現了商人的書信，這些資料都可以用來理解不同階層對於羅馬文化的認知。我們可以更進一步透過儲存食物與葡萄酒的陶器，來理解羅馬的飲食習慣如何傳播；飲食在羅馬帝國不僅只是為了維生，還是區分平民與貴族、文明與野蠻的象徵。透過近來全球化與地方化理論的引介，作者認為我們應該以地方觀點思考羅馬商品、文化與飲食習慣在帝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為什麼有些地方進

口葡萄酒，其他地方則進口橄欖油？葡萄酒與橄欖油在羅馬飲食文化中的地位與在地方有何差別？經由這些不同地區接受羅馬文化過程之差異的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地方對於羅馬文化是有選擇性的，每個地方都以自身的文化需求接受羅馬文化。

這是一本批判、檢討百年來「羅馬化」理論的著作，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羅馬化的學術史與殖民史息息相關，學術解釋深受當時政治的影響，這也是作者前一本書《羅馬軍官與英國紳士》(*R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的主題。¹近年來由於後殖民理論的影響，在羅馬殖民史與殖民考古學的研究中，狄特勒(Michael Dietler)、歐文(Sara Owen)和特雷納多(Nicola Terrenato)都認為我們應該思考殖民史對於我們解釋希羅古典歷史時的影響。儘管在過去二十幾年，羅馬化的概念遭受到很多質疑與辯論，但仍然沒有被完全拋棄。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概念即使有問題，對於考古學者與古代史家依然是相當有效的工具，他們嘗試將這個工具予以變通和彈性化。有些學者則主張應該透過不同的理論架構來思考，拋棄該概念過去那種上對下、中央對地方、文明對野蠻的理解方式，轉換成從地方觀點、由下而上的思考，並且應該將視野擴及到物質文化，不僅是羅馬式的劇場、神殿、澡堂等公共設施，而且還得理解一般的日用陶器，更為全面的理解不同的地方如何認識與吸收羅馬文化，建立有效的概念分析地方的變化性(local variability)。

在方法論上，李察·興利也指出了古典史家與考古學家在進行研究時經常都會面臨的問題：文獻所建立的歷史，大部分是識字階級或知識份子所留下的紀錄，僅以這些文獻書寫的歷史必然會失之偏頗。考古學材料可以補充我們在研究歷史時的不足。從我們的日常經驗來

¹ Richard Hingley, *R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Roman Archa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0).

說，人類創造了物質文化，物質文化卻也形塑了人類的空間。作者討論了羅馬帝國不同地區的人群，如何在他們自己的空間中形塑出獨自的文化認同，並以考古材料觀察到的地區多樣性，挑戰文獻所建立的一致性的文化認同。考古不只是證明文獻的正確性，它也可以指出文獻的偏狹；同樣的，使用考古材料時，也必須理解考古材料的局限。

然而，本書的作者尚待更加清楚說明以下幾點：其一，本書精彩之處在於其所提出的方法與研究方向，弱點和可惜之處也在於整本書只是方法上的思考，而非個別的實證研究，讀者無法知道作者提示的方法如何具體應用在羅馬史的研究上。新的方法與概念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材料，也比較可以讓我們看清楚差異所在；但即便如此，概念與比較的架構畢竟只是理解材料的工具而已。作者提示從全球化與地方化來理解羅馬帝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差異性，雖是一個新穎且特別的思考，可以刺激出新的想法，但作者應該更進一步說明現代與古代世界的差別，不管是在政治結構、經濟條件、社會環境以及技術發展上，古代帝國與全球化的當代世界的比較，必須有更為詳盡的分析，才能讓這個概念更加完整且具有說服力。

其二，從後殖民的角度思考羅馬史研究的學術史，雖然讓作者更加意識到歷史論述與現實政治勾連的危險性，並試圖擺脫以往羅馬化論述中到處充斥著的殖民主義遺緒與偏見，但作者只強調早期羅馬化理論的偏差，卻不提這些作品對於我們理解羅馬史的積極面向，不免失之偏頗。依照同樣的邏輯，我們也必須反問作者，以全球化的角度解釋羅馬史，其背後所蘊含的偏見是什麼？它只是新一波的學術潮流、新的詞彙，或是能讓我們更加看清楚羅馬帝國中不同地方的文化改變？作者在這本書中尚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只能期待作者後續的作品能有更完整的論述。

其三，作者的論述以羅馬帝國西部的英國、高盧和義大利為主，

這些地方在地理空間上僅佔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讀者不免好奇：羅馬時期的希臘，在文化與認同上究竟如何與羅馬文化交流？畢竟，在羅馬帝國之前，希臘文化在地中海世界是強勢文化，作者討論的義大利和高盧，也有希臘的殖民地存在，這些地方與羅馬文化的關係究竟如何？本書所採書寫架構似仍不足以說明這些複雜的文化關係。

總之，本書在羅馬化的研究史上，提供了一個批判式的理解，提醒讀者更加重視學術與時代之間的密切關係，並且嘗試以全球化理論重新思考羅馬文化的傳播與吸收。儘管本書在概念、實證研究以及涵蓋空間範圍上，都還需要做出更清楚且全面的交代，但作者仍然給予我們不少新的思考方向。

(本文於 2011 年 4 月 3 日收稿，2011 年 4 月 30 日通過刊登)